

◎ 蔡葩 著

有多少优雅 可以重现



山東畫報出版社

有多少优雅可以重现

蔡 葩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多少优雅可以重现/蔡葩著.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5.6

ISBN 7-80713-155-1

I. 有... II. 蔡... III. 海南省—地方史—图集
IV. K296.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2210 号

特邀编辑 张 杰

责任编辑 冯克力

装帧设计 李海峰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042(传真) 82098047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9 印张 101 幅图 2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找回南洋 (序言一)

韩少功

在海南岛生活多年以后，我一直希望有条件的朋友写一本有关南洋的书，填补我的知识空白。

所谓“南洋”，是一个跨国性的人文地理概念，旧指东南亚广阔的一环海域。广义的南洋文化圈，似乎也括中国岭南的一脉近海城乡，如香港、澳门、广州、海南等等。在中国人以前的俗称里，“南洋”既区别于欧洲“西洋”，也区别于日本“东洋”，但同著一个“洋”，显示出它也是一片现代化风生云起之地，曾先于沉闷和迟重的中国内陆，上演过轰轰烈烈的文明革新运动。陈序经在中国最先提出“全盘西化”论，不失为这种南洋文化的学术领唱。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早期主要依托着南洋的思潮、风气、人力以及物质资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南洋文化所孕育的政治狂飚。

陈序经与孙中山的时代已经远去，在诸多历史叙事的编织和覆盖之下，南洋的面目已模糊不清。除了《星星索》一类遥远的歌谣，当下的中国人还能记得什么“南洋”？还知道多少“南洋”？走在今天海南的城乡，斑驳的骑楼，低矮的茶吧，冷落的旧渔港，还有椰林深处荒废的铁桥或球场，构成了仅有一点历史遗痕，像一场烈火燃烧过以后的零落灰烬，让人难以辨识往日的面目。不仅是渡海南游的很多大陆客，就是很多海南人自己，也难以想象当年海岛上外国领馆林立的奇观，难以想象早期黄埔军校里竟有一千多海南子弟的史实，更难以想象东南亚各国商人、渔民、学者、革命义士等在此吞吐如潮共图伟业的盛况。直到民国成立，逐渐强化的民族国家边界把南洋大卸八块，于

是南洋的历史遂告冷却，海南成了中国版图中一个边缘小岛，只能目送着中国革命与发展的中心舞台逐渐北移。而一段辉煌的历史，从此就渗入沙土和飘入丛林，与人们一次次擦肩而过。

海南作家蔡葩是个有心人，近年来避开某些文化时尚的喧哗，潜心搜寻和辨析历史的残迹，一心把过去的时光唤醒。在她深情灌注的笔下，一个个曾经生活在南国椰岛的学者、军人、医生、渔民、名媛、富商，终于抖落岁月的尘埃，走出遗忘的暗层，与当代读者实现了迟到的相认。细心一些的读者不难看出，这些人的故事发生在陆之南和海之北，既凝结着内陆文化的千年重负，又集聚着南洋文化的八面来风，既连接了文化的世代更迭，又横跨了文化的地域板块——他们与内陆和南洋都有诸多血缘的、经历的、知识的、习俗的联系，使他们在动荡的整个二十世纪见证了特有的交汇和挤压，特有的爆发和沉寂，还有非同寻常的欣悦与悲凉。他们在历史中匆匆掠过的身影，不能不使我们掩卷之时，两目空茫，一声叹息。

这当然还谈不上是一本完整而详实的南洋史，但历史从来就是人的历史，更是普通人的历史。蔡葩的写作，也许就是重新找回南洋的一个开端。这个开端所指向的各种人生远岸，还有众多普通人思想和情感的纵深，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探寻和想象。

2004-12-31 于海口

生活的过去进行时 (序言二)

孔 见

一棵树长大了，就有许多可以拣拾的落叶；人在地面上活久了，就有许多可以回味的往事。什么时候，正在经历的总是比经历过的要少，失去了永远比得到的要多，只有不计量的心，不增也不减。然而，人心通常都是有计量的，那些被时间无情地遗弃和埋没的事物，人们并不那么轻易就撒手，他们总是通过某种方式挖掘出来，重新加以修改装订，像著作家把一本绝版多年的书改头换面加以再版。因为当下进行中的生活，说什么也显得单薄和寻常，而原本看似寻常、单薄的生活，经过若干年风雨浸泡之后再来追忆，就有了股说不出的劲儿，仿佛是腌在老坛子里的白菜，甜酸苦辣什么味道都有。这就应了某个人说过的话，一种东西的价值，只有在你丧失之后才能显示出来。爱情是什么滋味，恐怕要数失恋者最清楚。在回忆的舌尖上，苦涩的果子会变得甜蜜，甜蜜的果子也会变得苦涩。回忆是一种神秘的溶液，总是改变着事物的性质。

和别人一样，我也曾经年轻过，那时候生活对我而言是一种期待。期待中的事情最折磨人的是它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内心的焦灼和躁动。期待中的事物就像著名的戈多，他或者来或者不来，或者明天就到，或者是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往事绝然不同，它早就抵达，并且永远停靠在那里，等待着有人来访问。就像花荫下的一壶酩酊的酒，等待着一个饮者，等待着千古风流的李白。蕴藏着不可挽回的淡淡的、甚至是浓浓的伤感情调，是这壶酒吸引人的魅力所在，当然，还有揪心撕肺的缅怀，以及回忆本身所携带的梦幻般的静谧与飘渺。实际上，回忆是人类最普遍的心灵活动之一，它是经验的载体，也是想

象力的源头。不论是在城市小巷的尽头，还是在乡村破旧的老屋里，都有人翻开尘封的箱子，追忆着、怀想着那些消失了的物事，消失了时光。回忆使夜晚变得更加深邃，更加繁忙，更加漫长，更加扑朔迷离，像一条暗道，通往从前的日子。不过，很多时候回忆只是一种秘密的行为，一种隐私，一个人是看不见另一个人回忆中的影象的，这就是回忆需要诉说和倾听的原因。当你静静地听完一个人的回忆之后，就会觉得时间并没有消逝，它只是躲藏了起来，折叠在人们幽暗的心里。在那里，时间像一段反复演奏着的小提琴协奏曲，一场永不谢幕的歌剧，催人泪下，使人彻夜不眠。已经丧失的一切，珍贵和不珍贵的东西，都可以在记忆里如数找回，而且找回的比原先更加完好。记忆中的黄叶总是比绿叶还要鲜艳。因为有了记忆，时间成了最大的收藏家，时间不再是一穷二白，不再空空荡荡。

我的童年没有多少可以回首的往事，于是就成了祖母倾注的容器。作为一个出生于1893年的中国女人，祖母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创伤，拥有太多难于忘怀的事物。她是否也有过欢乐的瞬间？我真的不得而知，因为在老人的回忆中，留下清晰印记的都是些悲凄的事情。这些事情压根就没有结束，它们还在发生着，以祖母的良心为现场。欢乐无影无踪，欢乐就像柳絮，经不起遗忘的西风。这让我想到了一个诗人的篇章：米拉河桥下流水滔滔，欢乐已经过去，痛苦却长留在心头……。有时候走在路上，看到街边低垂着头颅的老人，我便寻想他们和祖母一样，有着一道伤心的闸门，而我已经没有足够的勇气来打开它。我曾经质疑回忆的意义。对于这些可怜的老人，回忆除了宣泄心里抑郁的情绪之外，并不能够改变衰老的现状和死亡结局。在头绪纷乱的记忆中，也许有一些闪光的珠子，可越是闪光的东西，就留下越深的落寞。至于那些不幸的事情，留下的也只有莫及的追悔和绵绵的遗恨了。可回忆真的是徒劳的吗？

二千多年前，孔子就告戒他的弟子，君子不应该有“二过”。古希腊的贤哲也把在同一个地方摔上两次当作是愚蠢的定义。人类智慧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都有赖于经验的储备。倘若没有经验的积累和校准，人会在同一个地方摔上九千九百九十九次都没个完。这样的人是要让神明绝望的，他们很难获救。鲁迅先生曾经指出，遗忘是要贻害子孙的，因为记性不佳，被虐待的儿媳做了

婆婆，仍然虐待儿媳。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在九十岁上患了老年痴呆症。所谓老年痴呆症其实就是失去了记忆而已，但失去了记忆就不仅是失去记忆而已了，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不知道自己是谁，走出门就不知道回家的路，他压根就没有来过这个世界。这给他自己和整个家庭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没有记忆的生活是一种灾难，这不仅是对一个家庭来说，对整个人类文明也是如此。

曾经有有识之士对中国人的健忘症感到愤怒，认为一百多年来这个古老的国家经历的挫折和灾难，足于让人对神的全能感到绝望，如今却很少有人去记取并追问其根源，更没有人敢于承担其中的责任，似乎还嫌灾难不够多！张志扬先生写了一部《创伤记忆》，企图清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独断所导致的精神摧残乃至肉体消灭。近有激愤者不时发出浩叹，如此深重的罪孽，竟然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有罪，没有一个人出来忏悔，祷告上天超度未眠的亡灵。说起来谁都有难处，谁都是受害者，谁都有说不出的苦衷，谁都是无辜的羔羊。也许是因为缺少了忏悔和祷告，也许是因为有了太多的开脱和推卸，饶恕变得十分困难，饶恕被理解作为一种姑息和怂恿。亚洲人的责任意识真的是有待于启蒙。

真正的历史从来不储藏在浩繁的卷帙中，而是刻录在人们揪心的回忆里。但回忆需要一个耐心而热切的倾听者，蔡葩女士就是这样一个人。对宏大历史叙事遮蔽下的个人命运的关怀，使她走上了与时间相逆的旅程。她以超出常人的热情，带着录音机和笔记本，出入于海口市的老街区和琼海、文昌、三亚、乐东、儋州等地的偏僻乡村，深入深巷老宅，遍访耆老遗民，抢救业已模糊的记忆，与遗忘作斗争，借助活口和泛黄发花的相片，借助自己的悟性和想象力，重现海南岛上旧日的阳光，和椰子树下迷离的阴影，让我们看到那些统计数字和全称判断背后的真相，看到一种更具人性的历史，特别是男权社会的变迁中女性家族的命运。在写作中，蔡葩女士投入的巨大的个人热情，几乎让作古的人开口说话，特别是涉及到人道主义灾难的时候，她的手和那些受害者紧紧地握在一起，愤慨之情难于掩抑。她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的性格在书写中得到了充分的舒展。在她的笔下，良知成为审判历史的惟一法官，不论时势多么复杂险恶，人都必须以死来为自己的道德行为负责，逃避责任的人最终都得不到灵

魂的安宁。看了她的书，让我想到自己遗忘了多少沉重的记忆，遗忘是一种怎样的罪过啊！

生活是怎么回事，取决于由怎样的心态来接受；往事到底是什么样子，取决于让什么人来回忆。同一往事可以有许许多多可能的回忆，蔡葩女士的著作不可能是海南岛诸多往事的惟一版本，但她身上所携带的激扬的道义情怀，和对美好事物的眷恋，赋予了这份记录感人肺腑的力量，也加深了我作为一个亚洲男人的罪孽感。但愿，通过反省、忏悔和宽恕，我们能够达到遗忘，进入禅宗开示的境界。为了干预今天的生活，我们不能轻易遗忘过去。然而，往事是无穷无尽的，回忆也没有止境，生活本真的时态应该是现在进行时，人总不能沉湎于幽思和懊悔的水流中，他应该谅解命运。我希望本书对往事的追怀，和鲁迅先生对刘和珍君的纪念一样，指向忘却和虚无。法国人普鲁斯特将自己的生命完全沉浸于逝水之中，终生都不能自拔。这既成就了他的文学，也淹溺了他生命的气息。生活的创作需要有人来存盘，但是，正如博尔赫斯所说，记忆会把人压垮。

岁月悠悠，生命匆忙。回忆与向往所能寄托的，也只是心中的一念，一旦向往者不再向往，未来就一片空白；一旦回忆者不再回忆，往事就不复存在。

目 录

序言一 找回南洋·····	韩少功
序言二 生活的过去进行时·····	孔 见
“五层楼”的海上旧梦·····	1
1948 年的吴慰君 ·····	1
出走五层楼 ·····	4
跟随勇敢的心 ·····	8
自由的召唤 ·····	11
海口名媛吴玉琴 ·····	15
与梁公子的天作之合 ·····	15
丽人征战商场 ·····	18
沦陷期的人性考验 ·····	22
蔷薇蔷薇依旧开 ·····	28
已逝的美丽：裕大商行和大亚旅店 ·····	30
裕大，昔日海口的时尚窗口 ·····	31
大亚旅店南洋风 ·····	35
格格遗事 ·····	39
在孙中山身边的日子·····	40
伟人促成的婚姻·····	42
身世飘零到天涯·····	45
艰难时世的精神守望·····	49
抗日烽火中的爱情·····	51
何处是故乡·····	57
北方饭馆的琴声·····	61

回望紫禁城·····	64
最后的尊严·····	68
有多少优雅可以重现·····	72
在那遥远地方·····	72
梦中卡秋莎·····	78
大光影楼的美丽女子·····	82
老了也可以是天使·····	86
来自海南的少女·····	86
女界有奇才·····	88
马六甲海峡的风·····	94
往来于新加坡·····	94
文艺轻骑兵·····	99
戏剧的人生·····	102
海外的牵连·····	105
在邓大姐的客厅里·····	109
香港游的主要创办者·····	109
翻开地下学联那一幕·····	116
难忘泰国柚木情·····	120
国医出自海南岛·····	123
怀抱梦想远走泰国·····	125
湄南河上的婚礼·····	126
蔡廷锴拜会名中医·····	129
逃难的诺亚方舟·····	131
未竟身后事·····	134
辛亥革命党人的遗孀·····	137
黄花岗起义的幸存者·····	137
黎明前夜别妻儿·····	140
尸骨未寒44年·····	146

留守新娘·····	150
家中守望南洋客·····	151
魂归万泉河·····	155
寻找三姑妈宋美龄·····	159
宋韩本一家,血脉仍相连·····	160
纽约街头的哭泣·····	161
未遂的心愿·····	163
北汶浪归来——归侨冯子平家事·····	166
出自华侨世家·····	166
北汶浪的船歌·····	169
参加开国大典·····	172
琼台书香三百年·····	176
民国豪杰出琼台·····	177
琼台学子荟萃里昂·····	187
遥想名师当年·····	189
桃李芬芳各千秋·····	191
詹家两代人主琼台·····	203
文化大师陈序经·····	207
是谁造就了陈序经·····	207
全盘西化论的提出·····	210
独为神州惜大师·····	211
颜任光与私立“海南大学”·····	217
传教士慧眼识才俊·····	218
北大首任物理系主任·····	220
出长私立海南大学·····	222
椰子园叙事·····	227
南洋少年邢浪平·····	227
王其钟的法国母亲·····	230

惊悸“九二七”台风·····	233
江南才女谢钿的身世之“谜”·····	235
不当花瓶的女科学家·····	242
别了，椰子园·····	248
繁花凋落黎明前——琼崖地下学联冤案始末 ·····	252
冤案惊动中央高层·····	254
热血青年投奔根据地·····	260
悲剧为什么发生·····	263
幸存者访谈：自由树的血迹·····	265
纯真至爱已不在 夜半依床暗自伤·····	269
后记 ·····	蔡 葩

1948 年的吴慰君

海口得胜沙路上的五层楼，外墙看起来还是雪白耀眼，白色的洋派的雕花依然保留昔日光景。徜徉在它有些暗淡的楼道里，你依稀可见她当年的豪华与精致。这被海口人说不尽的海口第一楼，如海上旧梦般，已经成了本埠不可多得的历史记忆。关于五层楼主人曾经的绝代风华，五层楼里曾经上演的悲喜剧，尤其是 1948 年间在这座海口最豪华的大楼里，曾经生活过一位开明的港商和他可爱的妻小，他与五层楼主吴坤浓合作开办



这是吴慰君 8 岁时与父母和弟妹们在香港的合影。



的“胜利大戏院”，也成了怀旧的人们不能淡忘的话题。戏院里放映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渔光曲》、《新女性》等左派文艺家创作的电影作品，不知赚取了海口人多少眼泪；从这栋楼里传出来的《蔷薇蔷薇处处开》、《春天里》或痴迷或欢跃的旋律，曾在夜间撩起人多少回忆啊。

这是1936年故事的主人公吴慰君（右边站立者）在香港和父母弟妹的合影，那一年她大约8岁，她被母亲打扮成一个小淑女状。父亲的灰色西装和母亲的黑呢子旗袍，都是香港当年殷实的人家所常见的打扮。她的父亲吴坤瑞，文昌铺前林梧墟中台村人。这位12岁开始便从边远的小村到香港谋生的穷小伙子，到这时，已经在香港有了积蓄，不久之后在香港开办“新华印刷公司”和一家饭店。妻子已经为他生下三个小孩了，这位踌躇满志的文昌人正准备扩展业务，而海口到处都在大兴土木的消息也不时传到香港来。他已经听说他的族兄吴坤浓之父在海口兴建了五层楼。那是海口最高、装修也最豪华的大楼，直到几十年之后，它也依然是海口的最高楼。

海口从来就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城市，当它和内陆的联系还不是那么紧密的时候，它的胸怀早就向着南洋或者港澳开放。因此，上个世纪30年代，几乎在五层楼兴起的前后，海口的四牌楼、永乐街、大街、新街（新华路），尤其是海口最繁华的街道得胜沙路上，商行、商场、教堂、医院、银铺、戏院相继崛起。它们的建筑风格富有浓郁的南洋风情，名流书法或者美术字的商号抬头可见；人们或穿着从南洋寄回来的花衣服，或者穿着在海口衣服铺做的衣裳，漫步在还散发着石灰味道的柱廊下，偶尔坐下来，吃着美味的海南小吃，这街上的景致到处流泻出一种热带的悠闲与浪漫。

“那时从文昌到海口的路上还没有什么大的房子，天气好的时候，从我的故乡文昌铺前远远就能看见五层楼。”吴多旺先生回忆说。他是吴慰君的弟弟，是一位港商，常往来于海口和香港。他说，1939年日本军入侵海口前，人们印象中的海口可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城市。抗战

胜利后，海口似乎重又恢复了昔日的宁静，人们开始安排下半生的生活，虽然日本人留下的伤痛还没有褪去，国内局势还没有平静。就在1948年，他的父亲在族兄吴坤浓的鼓动下，将香港的产业变卖掉，带着一家人回海口来，与五层楼的长子吴坤浓合作创办胜利大戏院。那时，与胜利大戏院争影业生意的是解放路上的中华大戏院。但是，人们似乎更加喜欢五层楼的味道。且不说在它的四楼还开着一家海口最大的歌舞厅，在那里出入的除了穿着时髦的南洋客，还有身穿空军服装、气度非凡的年轻军官，更重要的是，在那里你还可以找回一些故友和老歌，找回往日的情怀。



这是吴慰君1948年的留影。

这一年，已经是广东省立琼崖师范学校（今琼台师范）学生的吴慰君年方二十，她一米六五的个头，总是温婉的微笑，在这座整天笙歌不断的五层楼里是如此的引人爱慕。这位姑娘喜欢画画，书法更是名满琼台。但父母发现女儿住在这栋人人羡慕的楼里并不开心。在她的床头，母亲总是发现女儿的枕头底下或者秘密的抽屉里一些厚若木枕的书或者是一些薄薄的小册子，她能粗略地知道一些书名，比如《虹》、《三人》、《家》、《春》、《秋》等。有一天，女儿从学校里回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惊异十分地看到女儿写的一篇周记，时间是1948年3月22日至3月28日：

天气转瞬之间，忽然变得那么寒冷，我宿舍中有几位同学老早已经将寒衣拿回家去，这几天不得不硬着头皮来抵挡。在一个晚上，同学们已经呼呼地入了甜蜜的梦乡去了，我坐在微小的小火水灯下看一本书《我的诗生活》，那时室中的一切是如死一般的悠沉，黑暗包围着



灯光所不及的四周。门前的竹丛，一阵阵的寒风吹过，打得索索作响。这些情景触起我对于两年前乡村生活的回忆。……处在不平坦的环境中，我素来浪漫性情却被它陶冶而变为严肃起来，我因逃难而将书本弄失。……我不敢想恋着过去在香港的生活，也不诅咒乡村残酷的生活，也不敢做将来美丽的梦，只要把握着现在的学习机会就是了……

入学以来，我只回到海口一次，同学们这样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到海口去看电影？要是我们家是五层楼的，那便巴不得星期日到来了’，她们说完这些话，还拿我开玩笑。我是这样一个人了，由得她们吧，我认为奢华的生活是人类的罪恶，而五层楼大多总是奢华的生活，我非少与之接近，是不可自救的。

母亲在一种偷窥的状态中惊一阵吓一阵地将这篇周记读完。她虽不能够完全理解女儿的心思，但她总算明白她为什么拒绝那位空军军官的求婚了。她也有些明白女儿为什么不常回来的原由。外表恬静的女儿竟有着这样难解的心思！但是，这位母亲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女儿入学不久，便已成为“琼师读书会”的积极分子，她在琼师竟然还是一名秘密的学生领袖！母亲真的疑惑了。

出走五层楼

半个多世纪后，当母亲潘兰终于从香港回到海口，和我一起翻看旧时照片时，吴慰君的身世和五层楼的故事又有了新的发现。

这是在郊外还是在相馆里？远处的青山和波光粼粼的河流，将时代的背景给诗化了，像瓷美人一样的标致女子终于摆脱了缠足的苦痛，她的一双秀气的小脚穿着软底的皮鞋，清末民初常见的宽袖的高领子唐装，黑色的长裙，那个童花式的发型别上一个银色的簪子，手中拿